



詩傳大全卷之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髮徒坎反

彼兩髦

音實

維我儀

叶牛反

之

死矢靡他

湯河反

母也天

叶鐵反

只

音紙

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髮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凶

音信廣韻

注曰頭會

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

也孔氏曰夾凶故兩髦也士既殯而脫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

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

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鬢兒生三月翦髮為鬢者以髮作偽髦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

髻橫繫額上我共姜自我也釋文曰共伯之妻也儀匹是也髻音朵

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

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

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固極而何

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

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

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感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他得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慝

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

鄙風也○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

易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

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

失節事極大○西山真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

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

可為後世深戒○定宇陳氏曰衛之淫風流行而

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過人之善心乎

牆有茨不可埽也叶蘇也中冓之言不可道叶徒也所

可道也言之醜也厚反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本草曰一名

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中葦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注云。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

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葦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

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孔氏曰。左傳閔公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

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

姜。惠公朔之母。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

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葦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

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葦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

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

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

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

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慶源

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篇發。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一人之逸志者也。○豐城朱氏曰。宣姜本伉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此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藉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處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反。委委佗佗。待河如山。如

河象服是宜。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篇。如字。髮為之。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服之以從。

祭祀。紒。音髻。笄。衡笄也。孔氏曰。衡。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

下以紒懸瑱。盧陵羅氏曰。紒。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纁縛之。而屬於紒。縣之當

耳。縛。音篆。同。卷也。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孔氏曰。必飾之。

以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

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

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

象服。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

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音兮。玼兮。其之翟也。髮如雲。不脣。反。結

髮。徒帝也。王之瑱也。象之掃也。揚且。反。子餘之皙。

星曆反叶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

以為飾也。孔氏曰：翟，雉名。彩畫為飾。不用真羽。○華谷

章曰：揄，揄翟則畫揄雉。髮，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

也。鬣，髮被音也。人少髮則以鬣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

鬣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擗，所以摘髮也。華

嚴氏曰：擗，所以摘髮。若今之篦兒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慶源輔氏曰：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

服之美也。鬣髮如雲，不屑鬣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已者，

無待於外也。玉之瑱也，象之擗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

皙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是豈

可以徒居哉。○玼，我兮。玼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緲，是

紕也。紕，薄慢反。叶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

之人兮，邦之媛也。于眷反。叶也。

賦也。玼，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

服也。毛氏曰：展，衣以丹穀為衣。○鄭蒙覆，音也。縹緲，紕

之感感者，當暑之服也。尤孔氏曰：葛之精者曰縹，其精紕

祥，束縛意。以展衣蒙紕，紕而為之。紕，祥所以自斂飭。

也。或曰：蒙謂加紕，紕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朱

曰：先著裏衣，表紕紕而出。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孔

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揚者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猗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

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

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

益婉而意益深矣。慶源輔氏曰。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

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

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

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

○華谷嚴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

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譏

刺之意盡見。○安成劉氏曰。三章皆極言宣姜服

飾容貌之盛如此。玩其辭。想其人。有德以稱之。固

足以尊其瞻視。享其安榮。苟無其德。不幾於誨淫

者乎。惟詩人寬厚。意在言外。故其

立言如此。蓋與猗嗟之詩同意。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於送我乎淇之上矣。叶諸良反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名女蘿。或別。故經直言唐而毛傳言唐蒙也。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孔氏曰。酒誥注妹邦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官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叶訖反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白虎通曰。麥。金也。金。弋。春秋

或作姒。春秋定姒。公蓋祀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長樂劉氏曰。采唐

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

有此三姓之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去聲。猶同也。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慶源輔氏曰。誣。上。只是欺謾其

桑中之詩。雖肆言無忌。然誣上行私者。皆有此心。皆緣民情流蕩。無所限節之故。民情所以如此。則

又因政散水之故。上地有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鄭氏曰。濮。水之故。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至於此水。

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

謂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安成劉

子以桑間。即此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

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鶉音純之奔奔。鶉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反

興也。鶉。鶉音屬。本草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

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

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

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鶉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

哉。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鶉則鶉自相隨。彊

與之淫亂。曾鶉鶉之不如。而我反以為兄也哉。

○鶉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通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孔氏曰。夫一人對君稱小君。以

公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為小君也。彼謂狡

童碩鼠為稱其君者何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

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

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

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

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

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廬陵彭氏曰。陳氏云。木必

壞然後蠹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狄入衛。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因以

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

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

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戒。

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書之。亦所以示戒。

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願而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

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類音均不。

定丁倭

反

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反。宜。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

也。於是時可以管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晉天文志。一曰。營

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

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

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

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

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

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楚

宮楚丘之宮也。

鄭志。楚丘揆度也。

樹八尺之臬。

音而度。

其日之出入之景。

以定東西。

又參日中之景。

以正南北。

也。

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槩以懸。視以景。為規識

也。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

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

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臬。臬同。○安

成。劉氏曰。彭魯叔云。槩。柱也。縣。垂繩也。柱。有角四。中

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

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

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

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

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

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

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

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

皆可供籩實。本草注曰。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栗樹高

五。小者子。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華谷嚴氏曰。陸璣言

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

桐為青桐。○本草注曰。桐有四種。一種白桐。梧桐可斲琴。葉

三。枝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重梓

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

楸之踈理白色而生子者。本草注曰。梓似桐而漆木有

液黏念平。黑可飾器物。本草注曰。漆樹高三二丈。皮白

以竹筒承之。汁。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華谷嚴氏曰。椅桐

滴則成漆也。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

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

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華

范氏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埤雅云。言其所植

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

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安成

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

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悅之

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

○升彼虛起居反。叶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

反良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孔氏曰。故墟高可望。猶僖公楚丘也。

堂。楚丘之旁邑也。傳寅羣書百攷曰。景測景以正方面

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音。山名。見商頌。京。高丘

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安成劉氏

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備地跨冀充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允信臧野乎○蔡氏曰兗地宜桑如桑間濮上可驗也

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鄭氏曰望楚丘與旁邑審其略其大勢景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

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觀眉山蘇氏曰降觀其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

○東萊呂氏曰降土三山李氏曰建國必相土地之宜觀以細察其土宜土既善然後稽之卜筮文公既

有以相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曰卜云其吉○三山林氏曰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綿詩曰爰契我龜楚丘之遷亦

曰卜云其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臨川王氏曰吉是也

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慶源

輔氏曰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土宜也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臧宜矣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叶徒反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反駮牝三千叶倉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

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春時雨既

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棘音

往而勞去聲勸之臨川王氏曰上章既言城市宮室於是

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朱子曰古人戴星然非獨此

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

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

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

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眉山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以對。今言駉牝之眾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乃慶源輔氏曰。此章而言。觀其始之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備繼之勸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富亦宜矣。○廬陵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也。文公之能勤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多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音螢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

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撻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則敘其勤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駉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蛭反丁計 蛭反都動 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 父母兄

弟叶待

比也。蛭。蛭。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

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孔氏曰。雙

者為雄。曰虹。暗者為雌。曰蜺。須溪劉氏曰。何獨非陰

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托物如此

在東者莫。暮音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安成

奔之詩。言蛭。蛭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

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

冒行乎。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

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

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反子西 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

比也。濟。升也。周禮十輝。音九曰濟。注以為虹。蓋忽然而

見。如自下而升也。春官注。祗。祗。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

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鑄。

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

月食。六曰曹。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敘。

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濟。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

可形像。○孔氏曰。濟。虹也。由升氣所崇。終也。從旦至

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

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軒南

張氏曰。蝮。蝮見則兩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兩不能成也。慶源輔氏曰。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叶彌反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

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

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

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

則能順命。臨川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能謂性也。○慶源輔氏曰。男女之欲。人所不能

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

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

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反人而無儀。叶牛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

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反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興也。體支體也。造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每章章末甚疾之辭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

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與儀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也又曰蝮螫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故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華谷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子子

居熱反

干旄在浚

蘇俊反

之郊

叶音高

素絲紕

符至反

之良馬

四之

赤朱反

彼姝

朱反

者子何以畀

必寐反

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

建之車後也

程子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

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

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

馬以載之也

董氏曰馬在車中為驂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

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

程子曰旄旗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旗而來親浚之都禮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

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朱子曰此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

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

何以予音與之

賦也旗州里所建烏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旒音由

旂下屬。燭繆。章互文也。言旂則有旒。旒則有旌。旌三矣。皆畫鳥隼也。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旗。考工記曰：鳥旗之上。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子子千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姑沃反。

賦也。析羽為旌。千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曰孔氏

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則千旌之上有旌有城。都城也。祝

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

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千旌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

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

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

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

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

亦有所本云。安成劉氏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

者之中。而不知矣。逮其滅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

念。於是淫亂者有蠶棘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

載馳載驅。驅言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侯反。大夫

跋。我心則憂。蒲末反。

賦也。載則也。吊失國曰唁。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吊失國曰唁。若對吊死曰

生曰。唁。吊則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

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

侯於漕邑。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為戴公時歟。文公時歟。未至而

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

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

以自言其意。爾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既

不可歸之義。夫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於欲行之時乎。

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於穆公而公許之。故遂行焉。

既而大夫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於穆公追而止之

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固知其於義有不可

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故為是倉卒之行

焉。要知其初必竟。是犯不義。但能聞義而自克。為可取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

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

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

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臨

王氏曰。宗廟顛覆。變之大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

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

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人知

人以己為不善。而竟為之。則是從欲者也。知人以己為

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

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蠹音盲。叶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反。

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蠹，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

溝洫志曰：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行。道尤過也。

○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

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蠹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

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

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

為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芃蒲紅反。其麥叶訖反。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

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反。百爾所思叶新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

因。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極，至也。大夫，即

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

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

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

華谷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咎為詞耳。大夫君子無以我

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

之為愈也。慶源輔氏曰：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憐我之志耳。○豐城朱氏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

不敢往。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愬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奈之何哉。宜其思之至切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二年閔公。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

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

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

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

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華谷嚴氏曰。首章婉

而未露也。次章欲言而未言也。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欲控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

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

朱子曰。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

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

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

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

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

有秉彝。不係氣類。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

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

夫人。則皆有賢德如是。是何所觀法哉。亦自強於

為善耳。以是知人能自強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衛一之五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瞻彼淇奧。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

終不可諛况况元反叶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音隈也。爾雅曰。厓內為奧。外為隈。○水涯灣曲之地。綠

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漢志。武

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棹。又猗猗。始生柔

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

孔氏曰。武公和僖侯子。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礪以鑢錫。治

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飭有

進而無已也。雙峯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

者。其初自切礪琢磨中來。○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

形質也。礪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礪。琢而復磨

言治之有敘而瑟矜莊貌。倜威嚴貌。嘽宣著貌。諛忘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

自脩之進益也。安成劉氏曰。此釋章內上五句。○慶源

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感德至大學傳曰。

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

如切如礪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朱子曰。道言

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又曰。既學而猶慮其

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礪之。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

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問道學自脩。此詩人美武

公之本旨。邪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抑之一詩。義

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大學傳引此詩。而

以道學自脩釋之。與論語子貢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

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

不能同也。○此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

析。有倫有序。礪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

又礪。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瑟兮倜兮者

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磨。瑟兮倜兮者

恂音峻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朱子曰：瑟嚴密貌。憺武

貌。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諉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朱子曰：威

德至善，蓋

人心之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威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慶源輔氏曰：觀大學傳曾子

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於訓詁，則或略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惟曾

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反子丁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外

反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音殿也。琇瑩，美石也。天

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

縫中如星之明也。孔氏曰：弁師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

玉用三采而綦飾七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安

劉氏曰：此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也。此釋下四句。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

虐兮。

興也。簣，棧音溝也。禮記檀弓注曰：簣，竹之密比聲似之。

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

溫潤。孔氏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自脩，如器未成之初，故須切礫琢磨。此論道德之成，如已成。

之器。故言圭璧金錫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

車也。較。兩騎音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蓋田呂氏曰。古

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

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若善戲謔。不為虐者。言

其樂易而有節也。程子曰。言其樂易。而以禮防節。不至

廣而自如。則無勉強之意。知易而中節。則慶源輔氏曰。寬

有從容自如。則得意。非盛德者不能如此也。○以竹之至

盛。興其德之成就。此安成劉氏曰。五句。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

和易而中節也。此安成劉氏曰。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

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

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

見矣。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猗猗。以至盛多。如簣。則

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義。蓋如此。若

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而不為虐

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定

字。陳氏曰。充耳會弁。則以德之稱其服言。重較。則以德

之稱其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

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鄭氏曰。君子之

不常矜莊。而時戲謔。○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弁

不廢逞。肅肅不廢。雖雖。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

張所從也。○安成劉氏曰。前章瑟憇。赫嘒。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卿以
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讀戒之詩以自

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

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

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武問

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威儀服飾之

磨則學問自脩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

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間

赫咍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於此可見不

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

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羣臣使進規諫

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豐城朱氏曰

首章以竹之美感興其德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

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

鍊之精純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

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

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

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

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

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考槃在澗賢反碩人之寬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况元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

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洛

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

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

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華谷嚴

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永嘉陳氏曰碩人在澗考

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寤寐永誓不

忘此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反若禾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反古禾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

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慶源輔氏曰。退而窮處。偏

反甚矣。而能寬大。不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反姑沃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眉山蘇氏曰。盤桓不

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慶源輔氏曰。孔叢子所說深得詩意。○豐城朱氏曰。賢者隱處於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見其無往而不

獨樂也。

碩人其頡。反其機衣。反於既錦褰。反苦迫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反息夷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頡長貌。孔氏曰。猗嗟云。頡而長兮。錦文衣也。褰

禪也。錦衣而加褰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朱子曰。褰。儀禮作景。禮記

作綱。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褰與緜同。是用緜麻織布為之。不知是否。○華谷嚴氏曰。褰以

穀為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

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

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

之也。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臣

子於其國中皆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
安成劉氏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
○莊姜事見邶風

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
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

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孔氏曰其父母兄弟皆正大如

此君何爲不答之乎華谷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之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徒兮反膚如凝脂領如蝤蛴似修反齒如瓠犀音齊反

兮匹見反美目盼兮匹見反眉巧笑倩兮匹見反

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

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本草注曰郭璞云腐木根下有

之瘦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如蟬

而小其額廣而方正鄭氏曰螭螭也其眉細而長曲

倩口輔之美也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領車也是盼黑白

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鄭氏曰言莊姜

容貌之美所宜親幸也

○碩人教教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起橋反

朱幘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豪反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

賦也。教教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

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廬陵羅氏曰。鑣一名扇

鑣。魚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鑣而鑣鑣然盛。翟

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

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設幘謂之第。因以翟羽為飾。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

視朝。鄭氏曰。朝。內朝。路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

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

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此言莊姜自齊來

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

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

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叶施罟濊濊。呼活反。叶

鱣鮪發發。補未反。叶葭薹揭揭。居謁反。庶

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暵。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

施設也。罟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說文曰。濊。鱣魚似

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

孔氏曰。鱣魚體有邪行甲。無鱗。鮪似鱣而小。色青黑。孔

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鮪似鱣而小。色青黑。孔

曰。陸璣云。鮪頭小而尖。似鐵堯。口亦在頷下。其甲可

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鮪。肉色味不如鱣也。發發盛貌。葭薹。音發發。盛貌。葭薹。音發發。盛貌。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

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於見答

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

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新

安胡氏曰黃氏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詩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慶源輔氏

曰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人所易

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氓之蚩蚩

尺之反抱布買

莫豆反絲

叶新反匪來

買絲

來即我謀

叶謨反

叶謨反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叶祛反

匪我愆期

子無良媒

叶謨反

叶謨反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

朱子曰始見其來莫

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

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

也布幣

孔氏曰幣者布帛之名

買也

釋文曰交易也

買絲蓋初夏之時

也頓丘地名

華谷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

謂一頓而成也

愆過也將願也請也

○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

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

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

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

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

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

哉。慶源輔氏曰：讀先生之說，令人惕然。知戒不敢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乘彼塿反俱毀垣音表以望復關員反泣涕漣漣

連音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上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

我賄呼罪遷反

賦也。塿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

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朱子曰：龜

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

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劫凡十八變而成卦

○孔氏曰：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賄財遷徙也于蒺藜是卦之繇二者皆有繇詞繇音宙賄財遷徙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塿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

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

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

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淫人之瀆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

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坻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

復至於相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叶嗟鳩兮無食桑葢音甚叶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

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鶉骨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

青黑色多聲

華谷嚴氏曰即莊子所謂鳶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為鶻鶻音骨朝本草曰鶻鶻尾

短黃色多聲

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

○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

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興下句戒女無

與士耽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文意求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

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

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鄭

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婦人惟以貞信為節○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

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其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之一字

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

湯音漸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反士貳其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

孔氏曰以幃障車之傍如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

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

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

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己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安成劉氏曰此婦首稱曰氓

繼而曰子。繼而曰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復曰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所以為怨婦之辭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

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

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

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

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

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

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

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曰。但結髮。晏晏。和柔也。旦

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

使我怨也。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

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淇則

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淇則

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

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安成劉氏曰。此

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

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襄公二十五年注曰：

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慶源輔氏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於凶咎者。欲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耳。

氓六章章十句

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有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

此氓詩之所由作也。○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否安

籊籊

他歷反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聲也。○廬陵羅氏曰：竹竿長而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慶源輔氏曰：言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多同。桑之黃隕，即涇濁之風色也。棄婦所作，故其辭意

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于毒也。然則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於己，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堅昔之過在己，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

音戲也。堅也。昔者之來，堅昔之過在己，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滿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被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

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新安氏

曰以北為左南為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慶源輔氏曰女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

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

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悠悠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柏。毛氏曰檜栢葉松身。孔

身曰楫與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

云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為衛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

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淡。本草注

曰幽州謂之雀歌支枝同。董氏曰石經觿錐也。以象骨

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菀蘭之葉。童子佩鞞。失涉反雖則佩鞞。能不我甲。叶古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鞞。決也。以象骨為之。著音研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闔

音開與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

朱韋為之用。以彊音摳沓。右手食指。將去聲指無名指也。儀禮

大射小射正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鄭氏曰。極猶甲。

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菀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慶源輔氏曰。牆有茨。傳

預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

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可明言其所

以故。先生直斷以為無所見。而詩文又不可明言其所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方反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

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

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東陽許氏

曰以昭穆言。○廬陵羅氏曰：孫為王父，尸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

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

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華谷嚴氏曰：政舉

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華谷嚴

謂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為

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

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

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文

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

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會不容刀，誰謂宋遠會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

言近也。華谷嚴氏曰：刀，初古字通用。○慶源輔氏曰：但

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

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

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

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

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宣公之母六人焉。廬陵

曰：六人，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皆止於禮

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

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

猶有存焉故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為襄公處者得

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

與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

中不以其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

其誠敬於宗廟則內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

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

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

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

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

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

少慰矣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父

市朱為反于偽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桀才過人也及長

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

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及而為王前驅也慶源輔氏曰先言其

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言方執及而為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都歷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

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

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

也傳曰女為說已容戰國策曰晉豫讓云士為知己者

此其真情也○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

左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

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

潘請饋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浙米汁醢洗面

○其雨其雨杲杲

反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

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

甘心於首疾也。

慶源輔氏曰。冀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為尤甚。

○焉

於虔反

得諼

况袁反

草言樹之背。

音佩

願言思伯。

使我心痲。

呼內反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

本草注曰。一名鹿葱。其花

名宜男。懷胎婦人好歡樂。忘憂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也。

背北堂也。

孔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

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氏背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

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

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

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

然終不忍

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痲而

不辭爾。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

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

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

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

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

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

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
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

為人情不出乎此也。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誠足

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於所謂治世之詩。則述其君

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

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聖人錄詩之意。○三

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

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於莊公八年書之。

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

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

無怨對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華谷嚴氏曰。狐性淫又多

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

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配耦。有寡婦

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山

謝氏曰。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

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濟手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反報之以瓊琚。音匪報也。永以為好。呼報

也

比也。木瓜。楸音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本草曰。木狀如柰。花生於春末。

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楸。○徐氏曰。瓜有瓜。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

瓜木。桃木。李。瓊玉之美者。瑒。佩玉名。廬陵羅氏曰。瑒處以別之也。

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

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

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玉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

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

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

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

詩放此。慶源輔氏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

能通天地人矣。○定。字陳氏曰。此說大槩。為淫

詩傳大全卷之三

詩傳大全卷之四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曰。孔氏

志云。周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在禹貢豫

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將廉冀州之南也。

孔氏曰。漸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

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

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

東都。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西是也。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西是也。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西是也。

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治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遺意歟。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

曰。宜曰。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

音義。華谷嚴氏曰。戲。驪山下地名。亦水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曰。于

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孔氏曰。鎬京為西周。王城為東周。自於是王室遂

早。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

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眉山蘇氏曰。其風及其

諸侯比。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黃氏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耳。故曰王國風。○孔氏曰。平王地狹於千里。比於列國。當言周也。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慶府孟州。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華谷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為秣。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本草注曰。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秬。

赤。丹黍皮黃。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稌。祭音似黍而小。或曰。

赤。丹黍皮黃。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稌。祭音似黍而小。或曰。

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孔氏曰：楚威王曰：寡

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

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

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故

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

搖。既嘆時人莫識己意。鄭氏曰：怪我久留而不去。慶

所定。國家顛覆，在臣子固不能無憂。此詩人憂之得其正者也。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

人哉？追怨之深也。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毛氏

心似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孔氏曰：噎，咽喉

也。深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

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

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

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

實矣。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如此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

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久

之常也。暴集旋澗者。人欲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

自然久而不忘矣。○疊山謝氏曰。天王而沒於夷。

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東周臣子之大讎也。

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

者。一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知。平王而聞此詩

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者。惟曰。自保

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

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

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安成劉氏曰。小弁詩

曰。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惻然如擣。行若

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甘於大夫。行若

辭之時而已。兆於褒姒。母子。潛亂之日。大夫追怨之

廟所以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

之怨之。誠是也。○劉開拓之於幽。太王創造之於岐。

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幽。太王創造之於岐。

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

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

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平王亦可

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而見之

而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柰已。而已。耶。

謂宜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

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

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之舊勳。齊藉太

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

皆足以左右王室。苟有宣王之財賦。即與之。則侯國之

甲兵。即吾之甲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

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言則其偷

安忍。取。顏墜。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群臣之罪。意。周

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于埭音日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之叶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齋反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墻而棲曰埭日夕則羊

先歸而牛次之埭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大夫久役于

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

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埭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

矣是則畜勗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

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以止

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

思覩物興思雖欲自巳而有所不能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佷戶劣反雞棲于桀日

之夕矣牛羊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佷會桀音桀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

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

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慶源輔氏曰思

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佷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

於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

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

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

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

物之怒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
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
武宣王之治何
特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音止且反子餘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董氏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簧笙竽管中

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

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

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

房也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廬陵李氏曰堂屋次棟之架曰楣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左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

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

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

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慶源輔氏曰謂此詩

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者蓋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為言而

又相聯屬此固不害於義然亦安知其非偶然也

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為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

也○孔氏曰君子之為人陽陽然左手執簧右手招我從

房中樂官之位○時世衰亂且相與樂此而已天子諸侯

皆不有房中之樂○新安胡氏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

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

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

○君子陶陶左執翾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翾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叶胡懷哉曷月子還音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

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

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隸河南

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

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

星之例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往

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子還歸哉言

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興取之不二字如

小星之例此與體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似比體

○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爲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

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

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

之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子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

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

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孔氏曰言甫與許者

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許甫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

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東蒲叶滂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

為箭者是也。孔氏曰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

於柳葉皆可為箭幹故宣公十二年傳曰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華谷嚴氏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通蒲

見陳東門之揚柳許國名亦姜姓今穎昌府許昌縣是

也。穎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

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

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

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

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

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佗

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

而不知弑父之讎者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

致也究其傳與有責焉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

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

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

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
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
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

得罪於民。又可見矣。程子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

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况天子當

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三山李氏曰：以公存心。

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嗚呼。詩亡而後春

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

秋作，其不以此也哉。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

之勞役。此民之所以怨思也。欲其悉力致死以報

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

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

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

云：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

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

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

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

歸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易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

觀之。則王迹所以熄。雅所以亡。而春秋所以作

者，皆平王忘親逆理而衰懦微弱之所致也。歎

中谷有雜反吐雷曠呼但其乾矣。有女匹指離既反愛其

嘆反土丹矣。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雜音錐離也。葉似雜音九。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

母草也。本草曰：芄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鷄冠。其子

澤其性。宜濕。曠燥。化別也。既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

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中谷有雜曠其脩竹叶反式矣。有女叶息離條其歎六叶反矣。條

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永嘉陳氏曰：長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歎貌。歎感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

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董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暵。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早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孔氏曰。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凶年之淺深也。○須溪劉氏曰。乾者已暵。脩者又暵。濕者亦暵。其為早勢可勝言哉。早愈甚則此離之愁。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嘆愈甚矣。

窮之甚也。眉山蘇氏曰。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怨悲嘆而已。歎則悲而恨焉。泣則悲而至於傷矣。方其歎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暵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固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

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

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其得讀詩之旨。使讀

謝氏曰。凶年飢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

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愁

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此

詩三章。始曠其乾。中曠其脩。終曠其濕。言物之曠。

一節。怨一節。始一節。其歎。中條。其歎。終難。憐其窮苦

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

矣。夫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又曰。夫夫婦人

怨之大倫也。飢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

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

而處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此百雁。叶良。尚寐無吣。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雁

憂也。尚。庶幾也。尚。安成。劉氏曰。二。吣。動也。○周室衰微。諸

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

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

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東萊呂氏曰。此

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以自比也。言諸侯為此詩者

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

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

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雉離

興百雁也。須溪劉氏曰。有兔爰。舒緩而無虞者。此我

我生之後百憂之人也。安得一下章放此。

○有兔爰爰。雉離于罩。音孚。叶。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笑。叶。反。尚寐無覺。居。孝。反。叶。

比也。罩。覆車也。可以掩兔也。孔氏曰。釋器云。繫謂之罩。覆車也。郭璞云。

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胃以捕鳥。繫音壁。覆音拙。胃音絹。造亦為也。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罩。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罩。覆也。即罩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

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反。

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

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緜緜葛

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己父。己

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侯。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

彼。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羽。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廬。陵。羅。氏。曰。識。

音。志。記。而。不。忘。也。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華。谷。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繇繇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反

興也。夷上洒。音洗也。猶下曰漘漘之為言脣也。爾雅注曰。漘上平坦。

而下水深為漘不發聲。○東陽許氏曰。岸昆兄也。聞相上而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鬻入若脣也。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居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叶踈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燂音燂以報氣。故采之。孔氏曰。蕭荻。今人謂之荻蒿。可作燂。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燂之也。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兮兮。

賦也。艾蒿屬。爾雅曰。一名冰也。乾之可灸。故采之。東萊呂氏曰。葛為絺綌。蕭共祭祀。艾療疾。特訓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慶源輔氏曰。采葛采蕭采艾。其說託言明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不

止如此。則為淫奔之辭者宜哉。

大車檻檻。毳衣如茨。反敢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

臨川王氏曰。王之大夫。四命。與子男同服也。葵。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

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蒺。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為首。蓋畫虎。虎雖淺毛。

故謂毳。雖音墨。胃右。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綉者二章。繡也。黻也。所畫所

綉皆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

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

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眉山蘇氏曰。其止之有道。民間其車聲而見其

非待刑則畏而不敢矣。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

觀世變也。東萊呂氏曰。此詩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初而已。

○慶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不可犯。

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大車。噶。噶。反。敦。毳衣如璫。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噶。噶。重遲之貌。璫。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孔氏曰。行

之貌。故為重遲。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毳衣裳。繡。綉皆五色。青者如蒺。赤者如璫。各舉其一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壙。曠。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

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

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

辭也。慶源輔氏曰。世變雖下。而大夫能使人畏之如此。亦不可謂賢也。已始則不敢奔。而已終則知其雖死

身不得遂其志。則其刑政之効亦非無常者之所能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_反其來施施。

七羊反。其來施施。遮叶時。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

本草曰。一名麻勃。勃者。

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藉。今人作布及履用之。

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

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

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

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反。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可以怨。則

詩人固無忿懣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

友。為采_{音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

為桓公。其子武公。掘_{並音鶻}突。定平王於東都。亦

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鄭氏曰。武王取號檜鄆蔽

右洛左濟。前華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後河。食溱有焉。

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即今陝州西。新鄭即今

之鄭州是也。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賦也。緇。黑色。周禮考工記曰。三入為緇。緇衣。卿大夫居私

朝之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

聽其所朝。服之緇衣以宜稱。去聲。改。更。聲。適。之。館。舍。鄭氏曰。卿

今之諸廬也。外。孔氏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室。諸曹治事之

處。粢。餐。音也。鄭氏曰。設。或曰。粢。粟之精。鑿。音者。東陽許

一石得米六斗為糲。糲。音也。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

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

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

授子以粢。言好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緇衣之宜兮。此

又改為兮。欲其服之常新也。還予授子之粢兮。欲其粟

之常繼也。既欲其服之常新。又欲其粟之常繼。發乎情

形於歌詠。無已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也。華陽程子

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華陽程子

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粢。又授之以

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賦也。好猶宜也。

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東萊曰：孔叢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華陽范氏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

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麓而白，色理

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

辭。慶源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歟。○安成劉氏曰：此女猶能知此畏憚，故其託辭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陽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墻，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

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

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三章皆有所畏而不輕身以從其所懷亦庶幾止

手禮義者也

叔于田叶地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

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田取禽也於孔氏曰以取禽巷里

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田取禽也於孔氏曰以取禽巷里

塗也孔氏曰里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

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

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

若無人耳華谷嚴氏曰叔段其美且仁哉其黨或疑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

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厚叶許反

○叔于狩叶始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叶上反巷無服馬叶滿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

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龜山楊氏曰仁且有武

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蓋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

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

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悅者亦以衰俗

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

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廬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儇浮揚之意。如今之

貴族輕薄子。問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次篇效此。

叔于田乘乘

下繩反

馬

叶蒲反

執轡

如組

音祖

兩驂

如舞

叔在藪

素口反。叶素苦反。

素苦反。叶

火烈

具舉

禮

但音

楊

反素歷

暴虎

獻于公所

將

反七羊

叔無狃

女九反。叶女古反。

戒其傷女

汝音

賦也

叔亦段也

車衡也

車軛

外兩馬曰驂

如舞

謂諧和中

節

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驂也。

御中節也

皆言御之善也

安成劉氏曰：善御其馬是舞者節。奏謂

和如藪澤也。

廬陵羅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火焚而

舞也。

釋文曰：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

廬陵羅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火焚而

舞也。

釋文曰：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

廬陵羅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火焚而

射也

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

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也。

烈熾盛貌。具俱也。禮：禘，肉袒也。

孔氏曰：李巡云：禮，禘，脫衣見暴，空手搏獸也。勉齋黃氏

體曰：肉袒。孫炎云：禮，去禘衣，見暴，空手搏獸也。曰：暴，徒搏

也。有慢侮之意。

公莊公也。孔氏曰：公與

狃，習也。國人戒之曰：

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

愛之如此。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也。諷也。

四句

諷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反

叔在藪

火烈

具揚

叔善射

忌

又良御

忌

抑磬

苦反

控

反口貢

縱送忌

記音

又良御

叶魚反

忌

抑磬

苦反

控

反口貢

忌

抑

苦反

控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駕也

馬

賦也

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鄭氏曰：上駕言最良也。雁行者，驂

少次服後如雁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

止馬曰控。廬陵羅氏曰：補傳云：磬謂使舍捨音拔廬陵羅

氏曰：括也。曰縱。覆彌。廬陵羅氏曰：與彌同。弓弣也。曰送。

孔氏曰：能磬又能控。能縱又能送。是叔之善射也。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

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叶黃反。忌，叔發罕。叶虛反。抑，釋棚。冰音忌。

抑，救亮反。弓，叶姑反。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鵠。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

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

遲也。發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棚，矢筥蓋。春秋傳作冰。孔

曰：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義同。服

虔云：冰，積丸蓋。杜預云：積丸是箭筥。○華谷嚴氏曰：用

矢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閉。○弓囊也。與鞞同。孔氏曰：鬯

而納諸鬯中。釋下棚以覆箭。○鬯，謂發弓。鄭氏曰：田

中。發音鬯。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鄭氏曰：田

馬行遲。發矢希。亦喜其無傷之詞也。安成劉氏曰：上章

蓋矢而發弓。獵射御之善而喜其畢事無傷。皆所謂多才好勇而得眾者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

第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楊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亂。得乎。○豐城朱氏曰。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紛兄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上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倒。是祚。混殺黑白。固有不可嘆者矣。

清人在彭。叶音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喬。直龍反。英。叶於良反。

河上乎翺翺。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朱英。則酋矛以朱羽為英飾。蓋絲纏而朱漆之。

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

見翺翺。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

狄于河上。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

故使高克將清邑之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

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

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永嘉鄭氏曰。夫擁大眾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必潰散。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庶庶。武貌。矛之上句。音曰喬。所以

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駟介陶陶。叶徒左旋右抽。叶勃中軍作

好。叶許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

遠。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

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

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

克也。孔氏曰：此謂將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好謂容好也。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而中人御。

○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

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安成劉氏曰：見閔公二年。○胡氏曰：入君擅一國之

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

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

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

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

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而洵直且侯。叶洪姑洪彼其之子。舍

命不渝。叶容朱容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

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

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
鄭氏曰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節○華谷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慶源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閣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蓋美其大夫而不渝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分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曰若素絲之服制度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能舍命不

為邦之彥而結之然則為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聞聞侃侃為常至於柔行巽入委曲已而就事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巳○豐城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傲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此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歟

遵大路兮

所覽

執子之祛

叶起

兮無我惡

鳥路

兮不寔

市坎故也

賦也遵循摻擊與攬同祛袂是袂之未袂是袂之本祛寔撮持也

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其祛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

遵大路兮，攬子祛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安成劉氏曰：宋玉登

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花，詞甚妙。注云：攬

水袖欲與同歸，折芳誦詩以贈遊女也。集傳援此為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

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市由反，叶兮，不寔好

叶許反也。

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慶源輔氏曰：無我惡兮，不寔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於無我醜兮，不寔好也。則真情見而詞益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

音與鴈符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東萊

曰：列子云：將旦，昧爽，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

繳。灼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

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

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

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

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

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何叶居之居反之。與子宜何叶魚奇魚反之。宜言飲酒與

子偕老。叶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聲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

是也。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楚人好以弱弓微矢

加諸鳧鴈之上。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鄭氏

味相成其氣。○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

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

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

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叶六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

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

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步眠反珠。中

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

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

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

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

獨玉也。觿音燧。箴與針同。管。凡可佩者皆是也。健安熊氏

佩紛悅刀。觿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續大觿木燧之屬。備尊者使令也。觿解結狀如錐。以象骨為之。燧取火。箴

貯以贈送順愛問遺也問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篚筥子貢皆遺人○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物謂之問

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

愛於服飾之玩也慶源輔氏曰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樂以宜家此婦之賢德然情猶未已也夫勤勞以成業和飾之玩而欲其君子之親賢以輔成其德是又加於人一等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慶源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踞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陸氏曰舜字

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

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

又都也慶源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

叶戶反顏如舜英叶於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臨川王

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

徇情肆欲所美
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興也。扶蘇扶胥疎須二音小木也。荷華芙蕖也。釋文曰未開曰莖已發

藥曰芙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孟子曰至於子都天狂狂人

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

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

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張子曰龍是莖草其枝幹

膠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莖草一名鴻鵠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鵠音顯

子充猶子都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狡童狡獪之

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攴他落反攴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卧反

户圭反女

興也。攴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攴而言也。叔伯男子之

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攴兮

攴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盡倡予而予將和女

矣

○釋兮釋兮風其漂匹送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送反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慶源輔氏曰。尔能倡予。則予將成。汝之志。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

益急矣。

釋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

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予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

也。且子餘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

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

狂童之狂也。且亦諛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鉏里反。狂

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士。未娶

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慶源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之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

也甚矣

子之丰

芳容反。叶芳用反。

兮。俟我乎巷。貞反。胡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

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反於既錦駮反苦迥衣。裳錦駮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反郎

賦也。駮。禪音也。鄭氏曰。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叔伯

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

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駮裳。衣錦駮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

音善。叶上。演反。

茹。慮音慮。反力於

在阪

音反。叶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音者。孔氏曰。除地去

茹。慮。茅蒐也。一名茜。倉甸。可以染絳。本草曰。一名地血。

闕。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陂。音者曰陂。孔氏曰。陂。不種

者曰。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志其所

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己之辭。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

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華谷嚴氏曰。瘳。病

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東陽許氏曰。喈喈。膠膠。不已。皆雞聲

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準。緣。去。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曰。物

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如都人士狐裘黃黃。謂狐色黃耳。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叶蒲反悠悠我思叶新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

反之

賦也。青青。組綬。禮記玉藻注曰。所以貫佩之色。佩。佩玉也。青。孔氏曰。禮不佩青玉。而云青也。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

也。青。孔氏曰。禮不佩青玉。而云青也。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

○挑反他刀兮達反他悅兮反叶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兮

賦也。挑。輕儇。聲垣平跳躍之貌。達。放恣也。淫女望其所與。

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同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反居望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之黨為

兄弟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禮記曾子問篇。陳揅解。唱婦隨。猶兄先弟從。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是也。陳澔解曰。兄弟者亦親之辭也。如予女。男女

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反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縞反衣綦反

反巾聊樂我負于云反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孔氏曰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

能穿魯縞則縞是薄繒不深故色白也綦縞衣綦巾女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

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華谷嚴氏曰猶與云刑釵布裙也

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

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己之至家雖貧且陋而

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

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豈不信哉慶源輔氏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目之所覩若可美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之於

心而知其非所當慕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負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忘己也

先王之澤於此可以觀矣

○出其閨音閨都音有女如荼徒音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反

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賦也閨曲城也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閨城臺也孔

曰閨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

委葉。邶風。茶苦。即苦菜也。周頌。茶蓼。即委葉也。且語助。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也。辭。如蘆。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

如。此好。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鄭詩

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鄭詩

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南豐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

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

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

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賦而興也。漙漙。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

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兮。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諶。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水解而水散之時也。詩考

下月桃花水。蘭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中赤。高

四五尺。朱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且語辭洵

信訐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本草注曰：芍藥

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

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

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

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譁。且以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

厚也。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洧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譁。贈

之以勺藥。賦而興也。洧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慶源輔氏曰：鄭國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洩。

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詎不信然。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

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

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

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

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華陽范氏曰：樂之淫者，鄭衛也。如鄭詩終於亂之極焉。○詩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二十一亂之極焉。○詩考曰：公羊疏詩氏云：鄭詩二十一亂之極焉。○詩十九。○安成劉氏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叔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礫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為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為淫奔而作者。五篇而淫奔之者，蓋即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為當哉？

詩傳大全卷之四



